

魯 迅

傑作集

幽默諷刺 篇篇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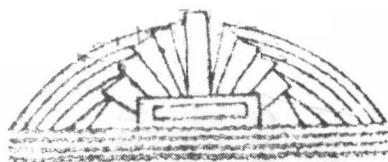
中學優秀讀物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魯迅

傑作集

幽默諷刺 篇篇珍貴



中學優秀讀物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魯迅傑作集 第一篇 散文

踢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却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申報」載六廿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 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裏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却道：「我與楊劉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鐵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脚，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爲什麼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費事的，於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裏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善於「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

道：「喫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敗之後，都往山裏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的。南宋敗殘之餘，就往海邊跑，這據說也是我們的先帝成吉思汗趕他的。趕到臨了，就陸夫着小皇帝跳進海裏去。我們中國人，原是古來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里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架乘江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罷，『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來爲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預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終于是落浦。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力落海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這理由雖然簡單，却也複雜，故漆匠、漁夫，不知。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自然，這話裏，是埋伏着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牠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冷』，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堂

宮——我沒有遊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却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一「孔子聖蹟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Gustave Dore），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

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於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復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彙成一帖的「連作」(Blattfolge)。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忠支(Ka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為霍普德曼的「織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

一『農民鬥爭』(Bauernkrieg)金屬版七幅；

二『戰爭』(Der Krieg)木刻七幅；

三『無產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Carl Mollert)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Die Jagd 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過五副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

比國有一個麥梭萊勒(Frans Masereel)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而逃

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 Munchen）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禱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的故事』（Geschichte o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ork）木刻，幅數失記；

六『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W. Gropper）所畫的書，據趙景深教授說，是『馬戲的故事』，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國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

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爲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裏面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喫白相飯』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於「喫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喫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喫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只因爲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貧人就利用誘，見孤值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却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爲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輕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爲奇的。

『白相』可以喫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

但『喫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爲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喫白相飯的！』

六月二十六日。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却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爲重臣，後者却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却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劃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

采却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纔能不失其爲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爲，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志，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爲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爲有趣——但按其實，却不過是『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這扯淡。

撲空

自從『自由談』上發表了我的『感傷』和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以後，『大晚報』的『火炬』便在徵求展開的討論。首先徵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題目曰『推薦者的立場』，注云『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但施先生又並不願意『論爭』，他以為兩個人作戰，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無非給看客好玩。這是很聰明的見解，我贊成這一肢一節，不過更聰明的是施先生其實並非真沒有動手，他在未說退場白之前，早已揮了幾拳了，揮了之後，飄然遠引，倒是最超脫的拳法，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却還得回一手，但對面沒人也不要緊，我算是在打『逍遙遊』。

施先生一開首就說我加以『訓誨』，而且派他為『遺少的一肢一節』。上一句是誣賴的，我的文章中並未對於他個人有所勸告。至於指為『遺少一肢一節』，却誠然有這意思，不過我的意思，是以為『遺少』也並非怎麼很壞的人物。新文學和舊文學中間難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認的，辛亥革命去今不過二十二年，則民國人中帶些遺少氣，遺老氣，甚而至於封建氣，也還不算甚麼大怪事，更何況如施先生自己所說，『雖然不敢自認為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過去的餘

氣當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能少傳授一點，那就好了。

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是並非專爲他個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莊子與文選』之後，則連這『一肢一節』也已經疏遠。爲什麼呢，因爲在推薦給青年的幾部書目上，還題出着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問題：其中有一種是『顏氏家訓』。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却又歸心於佛，而對於子弟，則願意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胡人。這也是庚子義和團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唸佛，子弟却學些『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而這顏氏的渡世法，竟打動了施先生的心了，還推薦於青年，算是『道德修養』。他又舉出自己在讀的書籍，是一部英文書和一部佛經，正爲『鮮卑語』和『歸心篇』寫照，只是現代變化急速，沒有前人的悠閒，新舊之爭，又正劇烈，一下子看不出什麼頭緒，他就也只好將先前兩代的『道德』，並萃於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自然，這雖爲書目所引起，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但因爲連帶提出，表面上似有太關涉了某一個人之觀，我便不敢論及了，可以和他相關的只有『勸人看莊子文選了』八個字，對於個人，恐怕還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莊子與文選』，却實在生了一點不敬之心，因爲他辯駁的話比我所豫料的還空

慮，但仍給以正經的答覆，那便是「感傷以後」上。

然而施先生的寫在看了「感傷以後」(上)之後的那封信，却更加證明了他和我所謂「遺少」的疏遠。他雖然口說不來拳擊，那第一段却全是對我個人而發的，現在介紹一點在這里，並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說：「據我想起來，勸青年看新書自然比勸他們看舊書能夠多獲得一些羣衆。」這是說，勸青年看新書的，並非爲了青年，倒是爲自己要多獲些羣衆。

施先生說：「我想借貴報的一角篇幅，將『書目改一下：我想把「莊子與文選」改爲魯迅先生的「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我想，魯迅先生爲當代「文壇老將」，他的著作裏是有着很廣大的活字彙的，而且據豐之餘先生告訴我，魯迅先生文章裏的確也有一些從「莊子與文選」裏出來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類。這樣，我想對於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樣的。」這一大堆的話，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爲恨他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與「偽自由書」的緣故。

施先生說：「本來我還想推薦一二部豐之餘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間只有豐子愷先生的書，而沒有豐之餘先生的書，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板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

列，我很慚愧我的孤陋寡聞，未能推薦矣。」這一段話，有些語無倫次了，好像是說：我之反對推薦『莊子與文選』，是因為恨他沒有推薦我的書，然而我又並無書，然而恨他不推薦，可笑之至矣。

這是『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誌』勸青年去看『莊子與文選』、『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舊以後上』一文後，『不想再寫什麼』而終於寫出來了的文章，辭退做『拳擊手』而先行拳擊別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張看『莊子與文選』的較堅實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舊』與『感舊以後上』兩篇中間的錯誤，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現出本相：明明白白的變了『洋場惡少』了。

十月二十日。